

总第十五期

1986/1

日本文学

编辑·日本文学编辑部（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一〇二号）

出版·吉林人民出版社

印刷·长春新华印刷厂

林芙美子特辑／黯潮 中篇小说

论井上靖的艺术世界

井上靖小说艺术初探

我与日本文学／小说·人生·日中交流

林芙美子

(1903—1951) 小说家

生于山口县。生活坎坷，创作勤奋，以《放浪记》《晚菊》《浮云》等作品辉耀日本文学史



SUT/405/07



摄于1949年

日本文学

1986/1 | RIBEN
WENXUE
总第十五期

主 编 姜念东

副主编 李长声

●林芙美子特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手风琴和渔镇 (小说) | 高烈夫 译 [1] |
| 清贫之书 (小说) | 杨珍理 译 [25] |
| 鱼的序言 (小说) | 王庆民 译 [48] |
| 平民区 (小说) | 钱育才 译 [63] |
| 文学自传 | 李 宁 译 [82] |
| 林芙美子论 | 中村光夫 [83] |
| 林芙美子及其小说 | 高烈夫 [101] |

●中篇小说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黯 潮 | 井上靖 作
唐月梅 译 [110]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
●井上靖文学研究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论井上靖的艺术世界 | 唐月梅 [197] |
| 温乎如春风 凉乎若秋霜
——井上靖小说艺术初探 | 陈嘉冠 [208] |

●专稿

小说·人生·日中交流 黑岩重吾〔216〕

芥川龙之介与北京 西田禎元〔223〕

●作家剪影

黑柳彻子的启示 陈喜儒〔228〕

●中国作家与日本文学

我与日本文学 楼适夷〔234〕

●译文竞赛

愛 撫 梶井基次郎〔248〕

七社联合出版《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》〔253〕

写实的升华(封底说明) 玉 琢〔207〕

小启〔196〕

溪谷春雪 后藤纯男作 潘 贺摄〔封底〕

装帧设计 尹怀远

手风琴和渔镇

高烈夫
译

我父亲的手风琴拉得很漂亮。

我对音乐的认识就是从父亲的手风琴开始的。

长时间坐在火车里摇晃，我们都感到非常寂寞。我吃着香蕉，妈妈坐在我身旁一边诵着经文，一边流泪。也许她是在嘟囔：“都是因为嫁给了你，我才不得不这么劳累。”爸爸不时地用屁股推推那包在白包袱里的手风琴，吸着纸卷的烟丝，那烟丝也只剩下些碎末了。

我们象这样全家一起出远门，已经不止一次了。

爸爸眯缝着眼睛正温存地对妈妈说些什么。也许他是在说：“将来会好的呀！”

火车在蜿蜒的海滨爬行。一平如镜的大海，屹立不动的云朵，这些景色辉映在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眼里，就好象一面光闪闪的大墙。一个城镇环绕着这春天的大海，镇里悬挂着许多日本国旗。眯缝着眼睛的父亲一看见那些红太阳国旗，便急忙站起身来，从火车的窗口把头伸了出去。

“这个镇上好象有什么庙会，咱们下去看看好不？”

妈妈把经文收到旅行袋里，也站了起来。

“真是的，这个小镇还挺美呢。太阳还老高，下去赚个饭钱吧。”

于是，我们三人各自背起自己的行李，在那个飘荡着红太阳旗的海滨小镇下了火车。

车站前有一棵已经出芽的发白的大柳树，柳树对面并排着有两三家被煤烟熏脏了的旅馆。城镇上空飘浮着成朵的白云。店铺招牌上大多画的是鱼。

我们在海滨大街上走着，忽然听见从一家挂着鱼招牌的店里传出一阵“啾——啾——”的口哨声。爸爸一听到口哨声，可能是想起了背上的手风琴，解开包袱，把手风琴拿出来，挎在肩上。爸爸的手风琴是老式的，很大，上面有一条皮带，可以挎在肩上。

母亲来到这个生地方，大概有些害羞，她轻轻地拉住父亲的手臂说：“还拉手风琴吗？”

走到传出口哨声的那家门前，我们看见几个满身沾着鱼鳞的小伙子一起吹着口哨敲打鱼骨头，把骨头剔出来。

招牌上画着一条鲷鱼，鱼鳃上插着个绿竹叶。小伙子们在制作鱼糕。他们干活的姿态很有趣，手的动作也特别灵巧，我们看了一会儿，都看得入了迷。

“各位大哥，这儿挂着国旗，是有什么事儿吧？”

一个眼珠发红的人停止敲打鱼骨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市长来啦！”

“噢！这可是轰动全镇的大事啊！”

我们一个步调朝前走去。

海滨有许多小码头。大海象河水似的粘糊糊的，隔海有一个幽雅的小岛。岛上有许多树，树上的白花好象正被风吹得四散。树下有牲畜在缓缓走动，看样子象是牛。



眼前的景色使人心旷神怡。

我去买来一块油炸藕，藕孔里满满地塞着芥末。我跟妈妈把炸藕分了，边吃边观看那海岛。

“早些回来吧。卖不出去，就不卖也行呀……”妈妈可能有些不放心的，使劲握住我的手，拉着我向码头走去。

父亲身穿卖药商贩的衣服，那样式好象宪兵制服，胸部有一些肋骨似的黄色条纹。他一边拉着手风琴，一边喊着“一二一，一二一”，顺着坡路朝上面的小镇走去。母亲听到父亲的手风琴声就低下头，擤了一下鼻涕。我呆呆地舐着沾满油的手掌。

“喂！过来，让我看看你的鼻子。”

母亲取下搭在肩上的手巾卷在小手指上，塞进我的鼻孔擦了一下，说道：“瞧！都黑成这样了。”

母亲那个卷着手巾的小指头尖简直黑得如同香菇一般。

镇上有个小学校。随风飘来阵阵的麦香。

妈妈用手巾呼呼地掸去发髻上的一层灰尘，眯起眼睛眺望着大海说：“呀，这地方的风景可真美！”

码头的台阶上有一些小摊贩，有一个是卖炸章鱼腿的。我吃完炸藕，就去看油炸食品摊床上老太婆那双手的动作。

“这孩子，嘴真馋……撑坏肚子我可不管！”

“我想吃章鱼腿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不知道爸爸妈妈都这么穷吗？”

这时，从远处传来父亲拉手风琴的声音。

“上火车以后再给你买好吃的吧……”

“不，不嘛！我要吃章鱼！”

“瞧，真不听话，这样难为我吗？”

妈妈只好把带穗的花格钱包拿出来在我的眼前抖搂一下给我看，一边说：“瞧，这回该明白了吧！”

从钱包里落到妈妈瘦削的手掌上的只是两三枚长了绿锈的二分铜板。

“看，没有银币吧？没有银币，买不了章鱼。”

“铜币不能买吗？”

“有你这样的孩子吗？怎么能这样呢？爸爸和妈妈就是吃不上饭，也得让你吃得饱饱的。”

“我想吃嘛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妈妈打了我一个嘴巴。旁边有一些放学归来的孩子们正在等渡船，他们看见我挨打，便哄然大笑起来。鼻血流入口中。我看看蓝蓝的大海上的波光，悄悄地把有点咸味的泪水咽下去。

“我真想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。”

“无论跑到哪儿，象你这样的犟孩子，谁都不会理你……”

“不理就不理！反正我想一个人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。”

“你呀！就知道满足你自己，别的全不管！你吃完香蕉，又吃了炸藕，连有钱人家的孩子也不能这样吃啊！”

“有钱人家的孩子总吃好东西。那种烂香蕉，你还当好玩艺儿呢……”

“这孩子，都到了出嫁的年龄了，说话还总是离不开吃呀吃的。”

“你打我嘴巴，瞧！都打出鼻血啦……”

妈妈从旅行袋里拿出赛璐珞木梳，给我梳头。木梳齿梳着我那浓密的头发，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。

“你这头发呀，干得快发焦了，看样子一沾火就能烧着！”

妈妈把木梳拿起来，象吹口琴似地在嘴上抿了一下，沾上些唾沫，又给我梳拢前额的卷发，同时对我说：“你爸爸要是有买卖做，什么东西都买给你吃……”

三

我让妈妈帮我背上的行李卸了下来。

紫包袱里包着画本、水彩画用的颜料软膏和缝纫法书籍。

“老听见他在拉手风琴，也不知道买卖怎么样。你去看！”

我跑上码头，顺着上坡路向小镇走去。

也许是街道太窄的缘故吧，连这里的狗也显得很大。有些房子的屋顶上还搭着摇摇晃晃的帐棚。许多姑娘们的头上插着樱花簪子。

“各位，我是初次来到此地。本公司一向货真价实，从不做那种以鬓发油充作蟾蜍膏药之类的事。说来，我们万分惶恐的是，曾蒙皇族里的某某购买过本公司的药品，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光荣。本公司的药品，跟那些到处都可以买得到的药品大不相同……”从蚁聚的人群中传出来父亲的声音，听来他象是

已经声嘶力竭了。

一个渔妇买了些治胎毒的药。插着樱花簪子的姑娘买了一盒装在贝壳里的眼药。又有一个卸货的男人买了医治跌打损伤的膏药。父亲象变戏法一样，从已经被手摸得发出亮光的黑色提箱里取出各种各样的药品，拿到围观的人们面前，给他们看，同时还炫耀一番。

手风琴扔在旁边的木材垛上。

孩子们在摆弄手风琴上那些奇怪的琴键。有时手风琴就发出“呜、呜”不成调子的声音，琴的肩部也晃动一下，于是，孩子们就发出爆豆似的笑声。我一听到孩子们摆弄手风琴的声音，实在忍不住了，便分开人群走了过去。

“各位，这种‘一二一妙药’，对于医治各种妇科病症，效验无比。”

我推开那些聚集在木材垛上面的孩子们，拿起手风琴，背在肩上。

“干什么！这是我的……”

孩子们一看我留的是短发，样子好象个男孩，就大声嘲笑说：“帽缨子！帽缨子！不男不女的，是个阴阳人吧！”

父亲把破旧的军帽稍微正了一下，回头看着我说道：“别在这儿打搅我！快点儿到你妈那儿去吧！”

父亲的眼里充满悲哀的表情。

孩子们又象苍蝇似地集聚在手风琴近旁，用手去按白色的琴键。我在木材垛上就象杂技演员“走大绳”那样嗒嗒地走了起来。从前我在一个小镇上看见过表演杂技的姑娘的手的动作，我也学着她的样子，把手放在腰部。

一个扛着高蹯的男孩指着我喊道：“腰带松开了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我把松开的腰带系在腹部，用两腿夹住腰带的下端，使劲把它绕到后面去，让他们瞧瞧。

男孩子们都笑了。

有一排白墙的地方是肥料仓库，那里的广场上干鱼堆积如山，好象针一样闪闪发光。

广场四周有一些卖面条的摊床，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，活象一些小鸟。许多搬运工人就站在摊床前面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。

摊床的玻璃箱里摆着一些薄脆饼干和油炸食品，看样子很好吃。我趴在玻璃箱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瞧那些薄脆饼干和油炸食品，把玻璃表面弄上一层哈气。

一个袒胸露体的妇女一边给怀里的婴儿抠鼻涕，一边叱责我说：“哪儿来的孩子，别趴在那儿看！”

四

山上那座红色寺院的塔里已经点起了灯火，海岛背后涌出一块块卷积云，我哼着小调向码头走去。

也许是由于码头上已经点起了灯火吧，卖东西的人们都用长竹竿挑着竹篮在白色轮船的船身旁高声叫卖。

妈妈倚着码头上的货物，仰头望着候船室那边。

“你干什么来？看见爸爸了吗？”

“嗯，看见啦，药品一堆一堆地往外卖呢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妈妈又把紫色包袱绑到我的腰上，她的眼角里流露着喜悦。

“天暖和了，风也暖烘烘的啦。”

“我想小便。”

“没啥，就到旁边去尿吧。”

码头下面漂浮着许多海藻和垃圾。海藻和垃圾下面的鱼象影子似地在水中游来游去。一只归来的船宛如鸽子一般挺着胸脯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，一层层海浪超过了那船的吃水线。这时，苍白的月亮已经出现在空中了。

“象马撒尿一样长啊！”

“可不，因为我憋了好半天啦！”

这泡尿确实太长，连我自己都感到讨厌，使劲从自己的两腿之间往后看。在噗噗地冒着白沫的小土堆后面，我看见了倒映的天空和海船。我尽量弯腰往后看，弯得脖颈都有些疼了。白色小土堆后面这泡冒着热气的闪闪发光的尿，把码头都弄湿了。

“你在干什么呢？掉下去我可不管啊！瞧，你爸爸回来啦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海风从大腿间吹过来，我感到很舒服。

“你累得够受吧？”妈妈这样大声招呼着爸爸。爸爸正用手巾擦着额头上的汗，站在码头的台阶上招呼我们：“咱们去吃面条吧！”

我握住妈妈的双手摇了起来。

“真高兴！爸爸，卖了一大堆药吧……”

我们三个人坐在饭摊的凳子上吃面条。我在自己的碗里看见一些三角形的油豆腐。

“为什么爸爸和妈妈的碗里都没有炸豆腐呢？”

“嚷什么！小孩子家悄悄地吃就得啦……”

我把一块油炸豆腐放进爸爸的碗里，微微一笑。爸爸吃下了那块油豆腐，看样子他觉得很香。

“这是个新地方，咱们在这儿住上两三天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一开始，人们说我是残废军人，可后来一听我拉手风琴，有人就说我洋气十足了。”

“噢，你给他们拉一两个勇敢的歌儿就好了……”

我往剩下的面条汤里倒了点开水，把它冲开，象喝牛奶似地一点一点喝了下去。

镇里的灯好象围成了一个圆圈，全都亮了。市场离这里很近，有些卖鱼的妇女头上顶着平底桶，不断地吆喝：“卖鱼喽！谁买鱼呀？”边叫卖，边走了过去。

“这，这个地方真有意思，从火车上看，有很多寺庙，可渔夫也很多，看来，药也能卖出去。”

“真的，真有意思！”

父亲数出许多银币，都交给了母亲。

“噢……想要吃章鱼腿！”

“瞧！又来了！你爸爸说，他一生气就会把手风琴扔到大海里去的。”

“你还在嘟囔些什么？”

父亲从小杂记本的后面取出小铅笔，开始清点药箱里面的药。

五

一到夜里，观赏夜樱的人多得如同群集的飞蛾一般，山上非常热闹。我们在火车站附近、铁路旁边的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，带着一身汗就那么趴到草垫子上去了。

“这个镇上象是干活的人很多呢。要说看樱花，哪个镇也赶不上这儿热闹吧？”

“这些疯子们，看什么樱花呀，真不明白。”妈妈好象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似的，她一边解开包袱，一边用鼻子哼一声，笑了出来。

“噢，你也起来，到这边来看看花吧，挺好看！”爸爸打开被烟熏脏了的拉窗，一边脱下弄脏的长筒线裤，一边喊我。

“我想要吃‘四喜饭’，不想看花……”

我没打算站起来。母亲在旁边格格地笑起来。我趴在好象肿疱一样松软的破旧草垫子上，让妈妈给我拿出课本，我就开始大声朗读《保护色》的那一部分。看来妈妈对于我能高声流利地朗读很是感到自豪，时而温柔地说一声：“嗯，是嘛！”

“农民真糊涂，怎么把茶壶挂在尺蠖上了？”

“因为尺蠖也象树枝那样噢。”

“这是什么样的虫子？”

“到了乡下，有的是那种虫子。”

“噢，很长吧？”

“象蚕那样。”

“爸爸，你真的看见过吗？”

“看见过。”

我的身影映在满是污垢的墙壁上，象个小孩子一样。每当风吹进来的时候，煤油灯的火苗便升得更高，更亮。从街上传来行人的喊声：“快要下雨啦！”

“哎，这样发臭的房间，规定要多少钱？”

“只是住宿，六毛钱。”

“真吓人呀！出门在外可真够苦的。”

因为过于安静，山下海浪的声响似乎都能传到腹部。一套铺盖是三件，我和往常一样，手里拿着课本，一声不响地从被子的下端钻进了被窝，就躺下了。

“妈妈，已经是晚上啦，咱们什么也不吃啦？”

“钻进被窝，就什么都不用了，快睡吧！”

“不是已经吃了面条吗？你以为有了这些银币就什么东西都能给你买吗？我们还得付店钱，扣除给药店批发商的钱，那些银币就都用光了。早点儿睡，早点儿起来，明天早晨，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吧。”爸爸把坐垫折起来当枕头，从被子的上端和我错开着钻进被窝时，这样对我说。我一听到说白米饭这个字眼儿，眼泪就滚滚流下。

“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所以才这么想吃东西呀！”

“可不，要是能按时按刻吃上顿安稳饭就好了。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好营生可做？”

我在被窝里流泪，但爸爸和妈妈都似乎没看见。

“这孩子，书念得挺好，如果能找个地方定居下来，我想送她去上学。”

“明天，如果药品还能卖出去，咱们就在这里住下也行啊……”

“这儿是个好地方，我一下火车心情就非常愉快。这个地方叫什么？”

“叫‘尾道’，你说说看。”

“‘尾道’对吗？”

“这里有山有水，是个好地方。”

妈妈站起来，吹灭了煤油灯。

六

这所房子的院里有四五棵石榴树，石榴树下有一口很大的水井，井围子很矮。拉开二楼檐下走廊的窗，就可以看到楼下的石榴树和水井。这口井的水含盐分很多，洗脸的时候舌头都稍感咸味。二楼用的水要从下面提上来，水贮存在一个大水缸里，足够两天使用。檐下走廊里放着炭炉、水桶、沙锅和贝壳做的花盆，屋里铺的是六张草垫子，既没柜橱，又没有壁龛。我们三口人租的那间二层楼上的屋子就是这个样子。

早晨起床之后，便把租来的被褥叠好，用白包袱皮蒙上。

楼下住着一对五十岁左右的夫妇，外屋的地上总是放着两辆破旧的人力车。没见过老大爷出去拉车，但有一辆车却常看不见，可能是租给别人了。老大娘每天都在有石榴树的那面檐下走廊里搞她的副业，把写着吉凶祸福的小纸片卷在白色海带上，扎在一起。

这里的厨房总是冷冷清清，从来闻不到做饭菜的味儿。因为水井的井围子很矮，常有猫和狗掉下去。每逢这种时候，老大娘就拿着个水银已经大部分脱落的镜子从上面往井里照，向深深的井水里窥视。

“大概是尾道这个镇具有某种吸引力吧，不然就到大阪去啦。”

“如果去了大阪，说不定这时候还在到处奔波呢。”

这个时期，在我看来，爸爸和妈妈似乎都胖了些。

我每天都能吃到米饭，吃得饱饱的，连续过着愉快的日子。

“你就吃吧，把身体吃得结结实实的，只要能吃米饭，就

不担心别的了。”

“妈妈，楼下的老大娘他们每天也都吃饭吧？”

“怎么能不吃呢？不吃饭早就动弹不了啦。”

“可是，昨天夜里，我上厕所去的时候，听见老大爷正对老大娘说，人力车让人拉走，我还不死掉倒好。她说话的时候象哭似的。”

“噢！那辆车也是让放高利贷的取走了吧。”

“也不知道他们有亲戚没有，没看见他们吃饭呀。”

“别那么说。楼下的老大爷，年青的时候在船上干活，后来被机器把腿砸断了。谁也不管他，只靠老大娘做点海带卷，卖了糊口，实在够可怜的。”

“到警察署去也不行吗？”

“对这种事儿谁都不会理睬，还会一个劲儿地取笑他。”

“对于做了坏事的人，不是该气愤吗？”

“对谁？”

“那些弄断人家的腿，还装作不知道的人呗！”

“他们有钱，谁也没办法。”

“楼下的老大爷是糊涂吧？”

“别胡说！”

父亲拿着手风琴和盒饭，整天在街里卖药。他边走边喊：

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卖药喽！”

“你们到渔夫街去看看，一听说一二一卖药的来了，大家就都出来看。”

“因为你这身打扮太新奇啦。”

很长时间连续是晴天。